

道古堂文集

卷一至卷四



08065

序

有明一朝著書之富無若楊修撰升菴朱中尉謀瑋楊凡九十餘種而朱至百餘種可爲盛矣然其間固多有功于古人而貽誤來學者亦不少則傳與不傳尙未可定我

朝則不然蔡洲寧人振實學于前而竹垞西河繼之方康熙己未舉宏詞之科二君實預其選同舉五十人其著書之富亦無出二君右者迨

今上嗣極之初首開是科而堇浦先生及次風宗伯復首列焉其學之博而精實足以繼朱毛而追黃顧蓋

道日堂文集序

國家景運之隆而百餘年來崇尚實學修明經術其效實見于此矣先生入官侍從出主講席幾四十年自通籍之後無非讀書之時而記問之廣博識解之卓落又足以副之故其所著上足闡先儒之緒餘次亦可備一朝之故事必傳于後無疑也今先生令子賓仁以先生詩文集就質于余余旣服先生于學之勤又嘉令子之能承先志遂爲記其原始如左時

乾隆五十五年歲在庚戌十月朔日鎮洋後學畢沅

舊序

甲寅夏季杭君堇浦編次所爲文得百有幾十首先是堇浦以博遊宏覽鉤補經史間以餘溢爲篇什及近代書義括精剔華不可形逐獨古文辭最後出意搗挹恒嗛嗛未敢矜執開示同里聲類則素習于是者亦褻魄眙目罔或捉搦蓋堇浦才力雄獨而鬱積淵邃若曾潭靈湖不長輸遠逝勢且不止且夫文誠難言也世有學焉而文不著者未有不悅學而文焉者學焉而文不著唐之孔穎達陸德明宋劉攽馬端臨諸人專事博奧風藻罕曜顧世推檢鏡或亦未敢輕訾外此開設堂奧爲

道古堂文集序

一

斯道宗主胥鑽厲潛精搯林酌海味腴而尋根實遂而光曄炳焉述作學乃醞釀先喆來賢異塵合軌逮廬陵眉山或病其稍疎典籍矣然觀史之傳廬陵也曰博極羣書好學不倦眉山竄謫海外手錄漢書成比于貧兒驟富度其磨礪反覆詎等綴學之士因陋就寡莫知本原者若不悅學而文此直近世悠繆之響榮遇之弋邱南汪氏所謂土習益陋斯文寢以衰薶固陵毛氏詆爲專用一家言空疎揣摩周章錯出不足昭白黑其足珍久遠哉堇浦于學誠無所不貫所藏書擁榻積几不下千萬卷堇浦枕籍其中目睇手纂幾忘晷夕閒過友人

館舍得異文秘冊卽端坐默識括略其要實乃已遇有
離合設甲乙辨難輒反覆數千言不能了銳心若此宜
所爲文立言撫意實有到人所不到者夫儲之有厚薄
發之有深淺自然之情也董浦茲編特珙璧之先資耳
其他論著弄諸篋衍者固纍纍未盡世之人耳董浦之
聲而未盡讀其文讀其文固亦未識董浦之所爲文也
夫其文具在卽其所爲文亦在也窮千萬卷而不畏其
難或亦可以達其畔岸也夫同里王瞿曾祥

道古堂文集目錄

卷一

御試五六天地之中合賦

御試黃鍾為萬事根本論

御試賦得山雞舞鏡

御試經解

卷二

御試史論

卷三

河清海宴頌

道古堂文集目錄

聖主躬耕耜田頌

聖主臨雍禮成頌

卷四

周易經傳集解序

尚書後案序

洪範解序

毛詩叶韻序

毛詩原志序

春秋闡義序

禮例序

續禮記集說序

四書考異序

四書誅茅序

韓氏經說序

卷五

漢書蒙拾序

後漢書蒙拾序

補通鑑紀事本末序

中書典故彙紀序

李少宰遺事序

施愚山先生年譜序

羅總戎年譜序

休寧徐氏新修族譜序

蕭山王氏族譜序

余氏新修族譜序

昌安童氏續修譜序

亢宗錄序

卷六

西寧府志序

烏程縣志序

昌化縣志序

平陽縣志序

華岳志序

東城雜記序

道古堂文集目錄

塘栖志略序

理安寺志序

兩浙經藉志序

黃氏書錄序

律呂管見序

卷七

呂語集粹序

文選課虛序

金石契序

孫月峯書畫跋序

韻典析疑序

一角編序

端溪硯志序

蓮坡詩話序

秋窻隨筆序

焯掌錄序

瘡苑序

名醫類案序

續名醫類案序

卷八

制義宗經序

古文百篇序

古詩選序

唐律類箋序

聞鶴軒唐詩選序

李太白集輯註序

王右丞詩註序

李義山詩註序

蘭臯風雅序

影園瑤華集序

卷九

重刊九靈山房集序

林餘齋先生存稿序

梁谿父先生詩序

桐乳齋集序

道古堂文集目錄

筠谷詩鈔序

鮎埼亭集序

李蓮塘詩序

春暉堂詩鈔序

翁霽堂文集序

愛日堂吟稿序

雙清閣詩序

江警堂遺稿序

許子遜詩序

卷十

小稱意齋詩序

柳漁詩鈔序

胡鏡舫春曹存稿序

南垞詩稿序

沈沃田詩序

俞爻心詩序

枝棲集序

南齋集序

然葉齋詩序

席寶箴遺詩序

王清暉詩序

卷十一

蔗尾集序

何報之詩序

篋舫集序

張南漪遺集序

趙勿藥文集序

吾盡吾意齋詩序

嶭嵒山人詩序

張蒔齋詩序

瑞石山房遺集序

飛鴻堂初稿序

閒閒齋詩序

補史亭贖稿序

卷十二

道古堂文集目錄

四

李芳遠詩序

潘華蒼詩序

竹香閣詩鈔序

孫三坡遺詩序

汪恬齋遺詩序

金存齋遺稿序

爽籟山房詩集序

范雪軒遺詩序

丁誠叔遺詩序

亡妹吟草序

從子良甫詩序

卷十三

胡聲甫南塘雜詩序

秦楚芳天啓宮詞序

趙編修使滇集序

申改翁出蜀集序

雪泥紀遊稿序

西山紀遊序

盤山紀遊序

津門雜事詩序

東臯雜詩序

師山草序

卷十四

方鏡詩序

丁香詩序

半春倡和詩序

王古草和陶詩序

徐學圃輓詩序

對鷗閣漫語序

寫春詞序

百緣詞序

江玉屏詞序

迎鑾新曲序

王崑霞北遊集序

瑛虛上人詩序

雲巢上人詩序

道古堂文集目錄

五

卷十五

送許貽豐之廣西序

送周西擎之官南澳序

送江岷山知晉州序

送倪介之之雲南驛丞序

送袁子才之江南序

送孫程萬還上元序

送金東山歸維揚序

送陸蘊山佐守南陽序

送龔愚安之長沙序

贈顧澥陸序

贈張誠然序

卷十六

建昌李先生壽序

梁谿父先生壽序

長沙周雪舫壽序

孫雲巖壽序

符以立壽序

父母吳孺人壽序

厲母何孺人壽序

趙母朱孺人壽序

縉雲李母壽序

廬州劉母壽序

卷十七

新修杭州府儒學記

安州學重建明倫堂記

揭陽縣學魁星樓記

常山邵氏重建康節先生

祠堂記

蘭溪范氏重修香溪先生

祠記

海寧吳孝子祠祀田記

汪氏遷浙宗祠記

重修東嶽長生廟記

重修淨居禪院記

修復巢雲古蹟記

道古堂文集目錄

六

卷十八

二十五峰記

七峰草堂記

愚菴記

止足齋記

書巢記

容齋記

古華莊圖記

掇英圖記

張氏五世著述記

欣託齋藏書記

補史亭記

待月巖記

觀魚記

卷十九

與汪渭麓論祠祭書

與周侍御論禁私罰書

與江慎修書

與趙誠夫書

再與趙誠夫

與張曦亮書

與張承之書

與王莘田論詩書

卷二十一

荅任武承問起居注

荅問起居注二

荅問起居注三

荅問起居注四

復梁少師書

與王瞿書

與查桐山書

與何東甫書

與魏玉衡書

卷二十一

道古堂文集目錄

七

論王充

論許劭

論荀爽

論崔篆姜岐

論劉楨

論丁儀丁廙

北史彭樂傳後論

陳書江總傳後論

隋書李德林傳後論

通典通志通考總論

心喪釋

卷二十二

擬請復漢儒盧植從祀議

師制服議

朋友制服議

爲殤立後議

劫質議

韓詩至唐而亡解

國馬公馬解

志西漢鹽鐵

卷二十三

重卦不始文王說

牛耕說

說緯

賈說貽朱林表

醫三世說

西漢立四經博士辨

魏收作史不避諱辨

梁簡文靈隱石像記辨

名將晚繆論辨

卷二十四

漢爵考

補唐十八學士像贊

道古堂文集目錄

八

遂初老人像贊

說劍圖贊

王氏像贊

黃景菴像贊

沈在川像贊

先府君像贊

水月老人像贊

散花龕銘

秋聲館銘

桂堂銘

藻綠軒銘

醉道士銅鎮紙銘

杖銘

賜硯銘

桂堂著書硯銘

詩硯銘

隱拙齋箴

卷二十五

南軒易繫辭說跋

易序叢書跋

周易演義跋

周易程朱傳義折衷跋

周易辨錄跋

初學尚書詳解跋

蔡氏傳旁通跋

古文尚書疏證跋

周禮集說跋

春秋經傳類對賦跋

契丹國志跋

大金國志跋

崇文總目跋

直齋書錄解題跋

至治條例跋

歷學新說跋

通鑑地理通釋跋

水經注朱謀埠箋跋

卷二十六

道古堂文集目錄

九

乾道臨安志跋

咸淳臨安志跋

寶慶四明志跋

開慶四明續志跋

滇略跋

鼓山志跋

洪武四年會試錄跋

文選類林跋

天祿志餘跋

黃四如文集跋

竹素山房詩跋

宋景濂未刻藁跋

忍齋文集跋

靈樞經跋

脉訣跋

漢官儀新格跋

袞裳集跋

王氏刊不自棄文跋

卷二十七

書 國朝諡法考後 書史記周本紀後

書魏書鄭道昭傳後 書堯峯汪氏中星解後

書漁洋山人題展子虔高歡歸晉陽圖後

書汪息廬辨誣後 書五臺清涼山傳後

書宣德彝器譜後 先府君藝餘類纂後記

晉安三鄭文題辭 慎端揆詩題辭

十駕齋集題辭 槩心集題辭

許氏連枝圖詩題辭 姚春漪懷人詩冊題辭

話墮集題辭

卷二十八

道古堂文集目錄

十

明職方司主事鄭元勳傳

黔陽令周文奕傳 吳川令黃應乾傳

名醫盧之頤傳 閻若璩傳

卷二十九

梅文鼎傳 上

卷三十

梅文鼎傳 下

卷三十一

張尚書伯行傳

卷三十二

馮景傳

丁敬傳

鄭氏家傳

卷三十三

龔鑑傳

馬石蓮傳

梁葭林傳

符南竹傳

趙谷林傳

玉几山人小傳

華泉居士傳

卷三十四

沈孝子傳

汪問松傳

楊雪門傳

孫隱谷傳

道吾堂文集目錄

十一

陳安人傳

周母湯安人傳

卷三十五

彭無山遺事

內翰李公遺事

書趙氏老婢事

孝隱先生諡議

孝貞先生諡議

祭沈端恪文

祭孫澹齋先生文

公祭楊母文

卷三十六

移志局理學名儒柴先生狀

刑部侍郎王公行狀

翰林院侍讀鄭公行狀

涿州知州許君行狀

朱秋圃先生行狀

卷三十七

沈端恪公神道碑銘 工部侍郎喬公神道碑銘

福寧總兵官費公神道碑銘

番禺陳氏墓碑

卷三十八

胡東樵先生墓誌銘 徐文穆公墓誌銘

封光祿大夫協辦大學士梁公墓誌銘

任處泉墓誌銘

卷三十九

梁文莊公墓誌銘 禮部侍郎齊公墓誌銘

道古堂文集目錄

十三

卷四十

內閣學士徐公墓誌銘

顧月田墓誌銘 嚴十區墓誌銘

陳渭川墓誌銘 汪浚臣墓誌銘

姜念劬墓誌銘 江警堂墓誌銘

卷四十一

查天行墓誌銘 馬秋玉墓誌銘

趙用賓墓誌銘 翟灑合墓誌銘

汪扶搖墓誌銘 許樂亭墓誌銘

趙淺山墓誌銘

卷四十二

方聖祥墓誌銘

吳協南墓誌銘

周汝盤墓誌銘

沈逸菴墓誌銘

胡夙成墓誌銘

趙松谷墓誌銘

胡樂菴墓誌銘

金存齋墓誌銘

邱星河墓誌銘

卷四十三

宗人府府丞徐公墓表

陳泉亭墓表

吳長公墓表

費霞初墓表

胡景初墓表

道古堂文集目錄

十三

沈先生墓表

汪蘅洲墓表

鄭載黃墓表

顧包山墓表

卷四十四

徐太夫人墓誌銘

袁孺人墓誌銘

馬恭人墓誌銘

周節母墓誌銘

邵孺人墓誌銘

先姊吳孺人墓誌銘

楊太夫人墓表

唐母墓表

李母墓表

卷四十五

戴珠淵墓碣

張景韶墓碣

及萬夫墓碣

王澹和墓碣

林阮林墓碣

沈房仲墓碣

孝女吳淑士墓碣

節孝趙母厝誌

周母權厝誌

卷四十六

先伯祖壙銘

先叔祖壙銘

誌伯兄殯

節姑許孺人墓甗

三殤瘞甗

女夫丁秀才停棺誌

詩僧亦諳塔銘

淨慈焚虛大師塔銘

龍翔嶺雲大師塔銘

道古堂文集目錄

十四

道古堂文集卷之一

仁和 杭世駿 大宗撰

御試制科卷

五六天地之中合賦

以敬授民時聖人所先爲韻

原夫子建天元丑爲地柄試推策於二篇實肇基於三正帝出震而成艮一元之運皆本中德以流形星伏戌而見辰四序之行必於合神而布令析之是名九星統之乃云七政數得主而有常道無爲而不競撫辰惟勤授時在敬奇全耦半積五位以相乘兼兩函三合六爻而互應爾其積寸該分課虛責有生成備而變化行神

道古堂文集卷之一

制科卷

一

鬼交而柔剛剖五則一三七九相後先六則二四八十居左右探天根者必以爲圓蓋之心溯地極者必以爲方輿之紐馬拳毛而圖浮龜拆文而書授大衍置閏以歸奇皇極居尊而用九求天產則音以出清聲唱而濁聲酬求地產則管以成陽律終而陰律奏驗空積於忽微窮歲差於章蔀是故自焉逢以至上章隨乾道而錯行由星紀以訖元枵叶坤維而比壽三才鼓盪一氣陶鈞天樞之行五五二十五數而俱合地軸之奠六六三十六宮而皆春元功不宰大化轉淳天之五合於地而六氣爲之磅礴地之六合於天而五味爲之氤氳穹蒼

於焉發散沆碭於焉列陳海結爲錯山融爲珍彼夫陰陽風雨晦明之殊狀者順施逆受無非穆清之元化醜鹹辛苦甘之効精者遞生互尅壹皆富媪之元神丕成大運綏茲烝民氣結爲味六情所以無拂味稟於氣五性所以克馴用以歎會通之妙極交錯之文特是財成有道輔相有宜五德之當王者尊則利導而節宣者有序六物之成功者退則和齊而斟酌者有機功先截竹令戒愆期繩方應矩徑員象規卦剖分以應候圭測景以成儀音有君而有臣律一雄以一雌六管各有同而叅以二變則七始兼夫八十四調五子厥惟倍而虛其

中央則四維周夫二十四時和聲繆聲之不忒大餘小餘之畢齊於以見聲音之道直與天徹而歷象之志罔與律違暨夫玉燭調璇璣定懋對之功以成愆伏之虞畢罄惟交泰者大同亦有感者必應天運則春生夏長秋斂冬藏罔乖夫九紀之宜民生則水潤火炎木滋金克備兼夫羣產之勝百神是以有明德而瀆擾不聞兆民是以有孚誠而恇淫俱靖夫律居陰而治陽原準乎五部之盈虛歷居陽而治陰實關夫六府之歉盛天五下降則生數卽以開成數之端地六上行則成數卽以爲生數之竟義和占日常儀占月與區占星善言天者

所以驗於人洽倫作律大撓作甲隸首作算窮其理者所以至於命則夫苞符之運固日著於天壤而參兩之功能不歸諸睿聖洪惟

國朝之錫福實承

三后之作君鴻業超於古昔學統徹夫天人辨律而發徑一圍三之誤則房范之爭盡息調歷而通圓田勾股之郵則中西之惑俱泯羲仲春而和仲秋作訛成易之咸叙南正木而北正火神祇物類之惟寅五方順布六宇同欣物有菀枯以元氣而消其天札時分消息卽方寸而施以陶甄是以百福之祥在宥三皇之世如春

道古堂文集卷之一

制科卷

三

皇上秉祇肅之純心偉神明之接武以中正者調鈞以合同者握矩六官修而五行之氣無愆五福兼而六嵒之宜以序泰階之星流符北辰之杓居所饗殮牢醴養賢及民厯象璣衡敬天篤祐于是上探五辰之秘遐綜六術之傳理參乎大易之大數演乎先天之先或前疾或後畱大中者默運夫陰消陽息或東盈或西縮有合者潛協於右轉左旋媿管窺之末學探三統之遺編洵高深之莫贊敢玩索以窮年

黃鍾爲萬事根本論

太史公曰六律爲萬事根本蓋律也者所以備數和聲

審度量權衡而歸之於一者也而六律又本於黃鍾黃鍾之宮或損或益以定商角徵羽九六相生而六律皆出焉六律正而萬物皆原於此矣自呂覽有三寸九分之說論者以爲八寸一分管固莫有長於此者也同位娶妻隔八生子遞減而至應鍾其管四寸二分管莫有短於此者也而黃鍾之八寸一分尙餘三寸九分以爲含少之宮蓋此三寸九分者卽所以爲消息增損之樞而大呂以下之所從生此其說雖巧合而非確詁也夫天體員故函三而爲一子之數一參之於丑得三參之於寅得九三者一之積也九者三之積也今以含少之

宮求之則三者其寸九者其分適與三統之數相符而八十一寸之管得矣且夫管有空積卽不能無忽微有忽微則其數奇零而不整而獨黃鍾爲宮則太簇之商姑洗之角林鍾之徵南呂之羽皆以正聲應之而無有忽微斯同心一統之義不復與他律爲役也非黃鍾而他律則雖當其月自爲宮者其和應之律必有忽微斯黃鍾之所以爲至尊也蓋變宮變徵在禮運不入於旋宮則黃鍾之宮無忽微矣以十二辟卦言之律呂之配自大呂以至應鍾各居其位而已黃鍾之位居子天一所生之水也而其宮屬土故月令季夏又中黃鍾之宮

水於五行爲最先土於五行爲分王而黃鍾兼之斯其所以成始而成終也然則度量衡無不原於律而黃鍾又爲律本故五度以度長短而由分而寸而尺而丈而引掌於廷尉者皆本黃鍾之微而成著也五量以量多少而由龠而合而升而斗而斛掌於司農者皆本黃鍾之實而生物也五權以權輕重而由銖而兩而斤而鈞而石掌於鴻臚者皆本黃鍾之重而爲衡也夫漢志所云廷尉卽古秋官之屬也則以之正天下之法而罔愆漢志所云司農卽古地官之屬也則以之司天下之養而罔乖漢志所云鴻臚卽古春官之屬也則以之均平天下之事而罔失至若太史公作史記不列兵書而於律書見之正以古人行師吹律聽聲牧野之師自鷄至駟爲七列自子至午爲七同而下宮上宮於以布憲施舍迨至春秋以還猶能歌南風而知其不競則包羅者廣矣蓋在天爲十二辰在地爲十二野在人爲十二律所以包舉萬象而黃鍾出焉乾之初九復于甲子歲功之出起於冬至之夜半七政之行復于牽牛之初古之帝王順天地序四時應人倫本陰陽原情性貞天下於一同海內之政者胥此道也夫

誰將翠羽度花關朗對青銅意態閒寶匣舊含輝皎潔
雕籠新出翅迴環錦衣未必輸文綬金爪何勞冒玉環
闌苑不棲春晏樹蒼苔猶印雨餘斑乍窺宛轉霓裳拂
作對蹁躑紫燕翾翾尾影疑宮扇合舉頭光訝翠裘頰
晴舒繡臆空中見風刷疎翎望裏還啼處祇憐交頸好
看場誰惜折腰艱劇知意愜關生動直愛身輕妙轉圓
飲啄久甘依麥隴飛翔何幸近蓬山已歸朗曜初呈技
豈假清溪始照顏

紫禁若容聆雅奏九苞隨仗願躋攀

經解

道古堂文集卷之一

制科卷

六

自漢以前有六學六藝之目而不立經名唐陸龜蒙謂
經解篇名出於戴聖王輔嗣因之以易爲經杜元凱因
之以春秋爲經孔子曰學詩乎學禮乎易之爲書也原
始要終知我以春秋罪我以春秋未嘗稱經稱經非聖
人肯不知志在春秋行在孝經孔子嘗自稱經矣六經
陳迹之語見於莊子天運篇澤於四經之語見於管子
戒篇房元齡注四經
謂詩書禮樂始乎誦經終乎讀禮之語見於荀
子勸學篇楊倞注經
謂詩書是纂修刪定以後已立經之名矣
六經始於經解易詩書春秋禮樂是也漢興制氏善爲
樂世世掌太樂官但能紀其鏗鏘鼓舞而不能言其義

故立博士祇於五經至蜀文翁使相如東受七經

見蜀志秦

必傳華陽國志云遣博士張叔等十八人東詣博士受七經

蓋斯時孔壁之孝經論

語已出故也唐初號谷那律為九經庫似九經之名至

唐始定而沈約志宋書之百官則云周易尚書毛詩禮

記周官儀禮春秋左氏傳公羊穀梁各為一經論語孝

經為一經合為十經洎何異孫作為問對而十一經之

名定矣陸德明撰經典序錄祇稱九經而亦為孝經論

語孟子爾雅撰音是十三經已萌芽於此但其未附以

老莊二子則經之名反隱故開成刻石長興鏤板亦祇

有九經斯時孝經以石臺別行爾雅為書學專習故不

兼及耳孟蜀廣政母昭裔等漸次刊布逮宋淳化始得

畢功然孟子尚闕宣和間席旦刻於成都學宮而後備

李至判國子監五經之外請修七經之疏以備刊刻仍

未及於孟子也明嘉靖萬厯間南北兩雍前後并刻而

十三經之名遂徧海寓矣此諸經分合之大畧也秦政

焚書易以卜筮獨存書禮晚出最為殘缺孔惠藏古文

尚書於屋壁至孫臨淮太守安國為之傳遭巫蠱事未

獻東晉豫章內史梅賾得而上之齊建武四年有姚方

興者又得舜典二十八字合之河內李氏所獻泰誓書

之古今文備矣禮出淹中劉向父子所校有明堂陰陽

王史氏惟士禮以后蒼周官以河閒獻王傳平帝時又有獻逸禮毛詩左氏春秋者而諸經畢出矣經之有章句者詩則齊之杜撫毛之毛亨禮記則馬融盧植春秋則服虔論語則包氏周氏孟子則趙岐是也其以注稱者鄭元王弼韓康伯之於易鄭元之於三禮鄭興鄭衆之於周官健爲文學劉歆樊光李巡孫炎郭璞之於爾雅唐明皇之於孝經是也其以疏稱者孔穎達之於五經楊士勛之於穀梁徐彥之於公羊賈公彥之於周禮黃慶李孟哲之於儀禮元行沖之於孝經皇侃之於論語孫奭之於孟子邢昺之於爾雅是也其以傳稱者孔安國之於書毛萇之於詩是也其以解稱者杜預之於左氏范甯之於穀梁何晏之於論語是也惟鄭康成解詩稱箋魯申培趙毛公說詩稱詁張華云聖人制作謂之經賢者著述謂之傳劉勰云傳者轉也轉受經旨以授於後又云傳者轉師注者主解宅情曰章位言曰句劉知幾云傳者轉也轉授於無窮注者流也流通而靡絕孔穎達云詁者古也古今異言通之使人知也呂忱字林曰箋者表也識也鄭以毛學審備遵暢厥旨所以表明毛意記識其事故特稱箋六經奧論云箋之爲言魏晉閒所以致辭於皇太子諸王者也鄭嘗以君師之

禮待毛公而不擅改聖人之經明矣邢昺云章句者訓
解科段之名惟疏定於唐初其名無所詮解或以爲後
儒辨釋之書名曰正義今通謂之疏也說本亭
林顧氏論其列
於學官者漢初書惟有歐陽禮惟有后蒼易楊何春秋
公羊而已至孝宣復立大小夏侯尚書大小戴禮施孟
梁邱易穀梁春秋元帝時復立京氏易平帝時又立左
氏春秋毛詩逸禮古文尚書旋罷不用東漢建元時增
至十四博士而罷穀梁立李封爲左氏博士魏黃初中
設五經課試之法又爲穀梁立博士典午受命增十九
人至江左復減爲九因荀崧之議增至十二曰周易鄭

氏王氏尚書鄭氏古文尚書孔氏毛詩鄭氏周官儀禮
禮記鄭氏春秋左傳杜氏服氏論語孝經鄭氏以穀梁
淺俗不足置會王敦之難不行宋又增至十六人不復
分掌五經而謂之太學博士齊置鄭王易杜服春秋何
氏公羊廩氏穀梁鄭氏孝經浴及魏梁皆置五經博士
唐開元間歸崇敬請以禮記左傳爲大經周禮毛詩爲
中經尚書周易爲小經各置博士一員其公羊穀梁文
疏少請共準一中經通置博士一員開成元年判國子
祭酒宰臣鄭覃奏太學新置五經博士各一人宋有九
經五經三禮三傳諸科元祐時以詩禮記周禮左氏春

秋爲大經周易公羊穀梁儀禮爲中經紹聖元年復立
春秋博士崇寧又罷之元皇慶中始置經問大學論語
孟子中庸內出題設問並用朱子章句集注詩以朱子
爲主尚書以蔡氏爲主周易以程朱爲主兼用古注疏
春秋用三傳及胡氏禮記用古注疏明仍其制而注疏
少衰矣三易掌於周禮太卜連山宓戲歸藏黃帝山海
經云伏羲氏得河圖夏后因之曰連山黃帝氏得河圖
商人因之曰歸藏列山氏得河圖周人因之曰周易姚
信則曰連山氏得河圖夏人因之歸藏氏得河圖商人
因之伏羲氏得河圖周人因之三者之說皆合第信以
夏易爲出於神農周易爲出於伏羲與山海經相反皇
甫謚帝王世紀云夏人因炎帝曰連山殷人因黃帝曰
歸藏與信說同鄭康成注周禮連山似山出內氣也歸
藏者萬物莫不歸而藏於其中賈公彥疏云連山易其
卦以純艮爲首艮爲山山上山下是名連山孔穎達作
易正義引鄭云夏曰連山象山之出雲連連不絕鄭鏗
解周禮則云連山言如山之相連或以爲雲或以爲山
說者未嘗衷一而歸藏則無異同易正義解周易云易
道周普無所不備賈公彥云以義明易則周非地號周
易以純乾爲首乾爲天天能周布於四方故名易爲周

也鄭鍔則兼疏周易二義言如天覆無不周而變易無窮是周之義與孔賈合而以變易言易脫康成易簡不易之義正義又按世譜等書神農一曰連山氏黃帝一曰歸藏氏並是代號周易以文王所演故謂之周易猶周書周禮題周以別餘代沙隨程氏晦菴朱氏本其說遂有周爲代名之解三易名稱不同如此易自商瞿五傳而至田何何授王同周王孫丁寬服生四人王同授淄川楊何齊卽墨成廣川孟但魯周霸莒衡胡臨淄主父偃皆以易至大官要言易者本之田何丁寬復從周王孫授周氏古義傳作易說三萬言寬授同郡田王孫王孫授施讎孟喜梁邱賀由是易有施孟梁邱之學張禹彭宣之學本於施而施氏之學多言陰陽災變之說梁邱之學又本於京房迨後費直又合文言象象傳於每卦於是遂有費氏之學今文尚書者出於伏生口授以隸書寫之故也古文尚書者出於孔壁以竹簡寫蝌蚪文朱子疑其較今文易讀又晚出而獨無譌損故吳械羅璧王柏陳振孫吳澄歸有光羅喻義等紛然皆著辨焉詩分四家儒林傳云於魯則申培公於齊則轅固生燕趙間言詩者本之韓嬰頗與齊魯間殊要之一也魯國毛亨趙國毛萇皆爲詩作訓詁傳毛氏行而魯詩

亡於西晉齊詩亡於魏韓詩雖存無傳之者鄭漁仲以爲亡於五代也春秋漢初有四家之學鄒氏無師夾氏有錄無書鐸椒虞卿之微見於劉歆七畧蓋爲左氏而作漢興不立博士故不果傳禮有五傳高堂生授蕭奮奮授孟卿卿授后蒼蒼說禮數萬言號后氏曲臺記授沛聞人通漢梁戴德戴聖沛慶普曲臺記凡二百一十四篇戴德刪爲八十五篇戴聖刪爲四十六篇明堂位月令樂記三篇則馬融所益也禮記正義云孝文時求得周官不見冬官一篇乃使博士作考工記補之馬融云孝武開獻書之路周官出於山巖屋壁漢書謂河間獻王得之非孝文時也宋王安石黃度皆不之信缺而不解俞廷椿王與之邱葵陳友仁舒芬五家皆謂周禮得於秦火之後官宜少不宜羨今天官及春夏二官之羨者九地官之羨者十有六秋官之羨者五從其羨而求之冬官皆不亡於是割五官以補之而周官復裂而不完矣儀禮孔壁古文本五十六篇存者十七篇外有天子巡狩禮朝貢禮王居明堂禮烝嘗禮朝事儀見三禮注學禮見賈誼新書古大明堂之禮見蔡邕論元吳澄嘗取二戴禮爲禮經補逸其實與古所逸之禮渺不相合漢初論語三家魯人所傳曰魯論語常山都尉龔

奮長信少府夏侯勝丞相韋賢父子魯扶卿太子太傅
夏侯建前將軍蕭望之並傳之名家齊人所傳曰齊論
語視魯多問王知道二篇其二十篇中章句頗多於魯
少府朱畸琅琊王卿御史大夫貢禹尚書令五鹿充宗
膠東庸生並傳之惟王吉名家又魯共王壞孔子宅於
壁中得古文論語凡二十一篇有兩子張篇次不與齊
魯同博士孔安國爲傳後漢南郡太守馬融注之安昌
侯張禹授魯論於夏侯建又從庸生王吉受齊論擇善
兩從號張侯論最後行爲世所貴大學在小戴禮第四
十二篇原無經傳之分二程子始以己意更之而朱子
爲之章句董槐葉夢鼎王柏則謂致知格物章未嘗亡
欲還知止物有本末於聽訟之上王守仁尊信其說爲
旁釋一卷以發明之其實注疏之本字句脫簡石經之
本又出僞撰不若朱子所分節次爲易曉而可習也今
文孝經獻於顏貞古文孝經出於孔壁今文十八章鄭
氏爲注古文有閨門一章又衍出三章凡二十二章孔
安國爲傳唐開元七年以二本詔令儒官詳定劉知幾
謂鄭氏非鄭康成有十二驗其義乖疎請行孔廢鄭司
馬貞謂孔傳已亡于梁劉炫所述本近儒妄託請鄭孔
依舊並行至于五代二家傳注皆散佚經文之別爲古

今如故邢昺因元行沖而爲疏者今文也溫公隸寫以爲之指解者古文也自晦菴刊誤行而古今文之不同始定於一矣茂陵郭威以爾雅爲周公所制然猗嗟刺魯莊淇澳美衛武皆在周公之後揚雄以爲孔子門徒游夏之儔所記以解釋六藝者劉向以爲張仲孝友之文後人所足張揖以釋詁爲周公所作釋言以下或言仲尼所增或言子夏所益或言叔通所補或言沛郡梁文所考邢昺疏云皆解家所說先師所傳疑莫能明也馮休刪孟司馬光疑孟繼荀卿之非王充之刺而加甚者也陸筠翼孟余允文尊孟仍劉軻之舊闢李觀鄭厚

蘇軾之論而辨之者也中庸自漢儒已有爲之說者藝文志所列二卷是也梁武帝又作制旨中庸講義故其理較大學獨著宋天聖八年始以大學賜進士王拱辰元豐中程子始紬出列於四書爲之章句或問者朱子爲之發明章旨者輔廣饒魯以暨元明諸儒析文約理何啻百家我

皇上接道統於唐虞闡微言於洙泗由修齊以致治平西山真德秀瓊臺邱濬兩家之正論其必有取也夫

道古堂文集卷之二

仁和 杭世駿 大宗撰

御試制科卷

史論

史之有正史也自正閏之統標之也班氏承劉歆七畧以世本戰國策秦事楚漢春秋等篇列於春秋之後而不立史名自齊王儉撰七志梁阮孝緒撰七錄部分其類而隋書經籍志仍之有霸史有僞史有通史有實錄有起居注有日曆有時政記自唐迄宋莫之能改必以馬班諸人爲宗何也談遷彪固世領著作一則文直而事覈一則文贍而事詳補之者褚少孫宣布之者楊惲相次撰續者劉向劉歆馮商衛衡揚雄史岑梁審肆仁晉馮段肅金丹馮衍韋融蕭奮劉恂等校叙之者固女弟曹大家從大家授讀者馬融等作八表及天文志者馬續解之者徐廣裴駟司馬貞張守節之外又有司馬彪鄒誕生徐邈之音而史無疑義矣服虔劉德伏儼應劭鄭灼李斐李奇鄧展文穎張揖蘇林張晏如淳孟康項昭韋昭劉寶臣瓚之外又有包愷蕭該之音晉灼之集注蔡道謨之集解大顏小顏之決疑集注而漢無隱滯矣漢自中興以後爲編年者四族創紀傳者五家晉

室遷徙三惟一存范蔚宗刪七家之漢書及東觀記自以爲筆致雄放體大思精然表志闕如皇后稱紀方術濫及神仙列女表章蔡琰識者有遺議焉獻帝以固書文繁難省詔荀悅依左氏傳體以爲漢紀立典有五志焉曰達道義章法式通古今著功勳表賢能范史以爲文約事詳論辨多美唐貞觀中嘗以是賜交州都督李大亮下書曰此書叙致旣明論議深博極爲治之體盡君臣之義而科舉試士亦以悅紀與史漢爲一科晉末袁宏以東京史籍不倫惟張瑩漢南紀差詳因參摭記傳以損益之比諸家號爲精密劉氏史通云世言漢中

興史者惟袁范二家而已陳壽三志魏氏稱紀蜀主稱

書厥後孫盛爲魏春秋於武帝亦稱本紀

唐書藝文志有魏武本紀

四卷習鑿齒始正其誤著論云若以魏有代王之德則不

足有靖亂之功則孫劉鼎立共王秦政猶不見叙况暫

制數州之衆哉

見世說注

梁武帝集諸臣編通史吳蜀二主

皆入世家劉知幾獨謂曹逆劉順而以帝王之少康光

武侯伯之秦繆楚莊比方昭烈歐陽修論正統而不黜

魏其賓客章望之著朝統論非之司馬光作通鑑而不

帝蜀朱子作綱目正之張枳撰經世紀年獻帝之後卽

係昭烈年號書曰蜀漢逮後主亡國而始繫魏是卽漢

晉春秋謂漢亡僅一二年則已爲晉之吉也南豐呂南公吳興鄭知幾永康陳亮嘗有意更定壽書而皆不就廬陵蕭常元陵川郝經明晉陵謝陞相次編削進蜀以帝制退魏於載記三國之正統乃定統而論之三史有得有失三志有短有長淺陋而不學疎畧而輕信此遷之失也蘇子由譏之見識有限體致局弱此奕之失也葉水心譏之鄭夾際論固謂全無學術專事剽竊不無過激然古今人表斷自伏羲神農貨殖列傳及於白圭子夏是其史例已紊矣陳壽敘事實直較遷固或不如比蔚宗則有過況董袁劉呂諸傳爲范史開先乎晉氏

修史從賈謐之議以泰始爲限斷厥後公私互有著述迄於齊代數其可徵者陸機撰三祖紀干寶撰宣訖愍七帝紀束皙撰帝紀十志鄧粲撰元明紀曹嘉之劉謙之徐廣郭季產皆撰晉紀王韶之撰安帝陽秋訖義熙九年之事習鑿齒孫盛檀道鸞皆撰陽秋杜延業撰春秋畧司馬彪王隱謝沈虞預朱鳳謝靈運臧榮緒蕭子雲沈約鄭忠皆撰晉書何法盛撰中興書庾銑撰東晉新書荀綽撰後書張緬爲史抄蕭子顯爲史艸何劭爲荀粲王弼傳荀伯子爲桓元等傳陸機肇始而未備王韶續末而不終

見文心雕龍

干寶著論近乎王化根源

語本唐李

華蕭穎士集敘謂其書簡畧直而能婉語本晉書本傳猶時載

浮譎罔盡機要諸本史通虞預生長東南不知中朝事多竊

寫王隱之書謝沈才學在虞預之右習鑿齒裁正桓元

之覲覲非望以晉繼漢天心不可以勢力強其詞甚

正皆晉書本傳孫盛梁益舊事訪諸故老其書詞直而理正

而劉知幾以為論王業則黨悖逆而誣忠義敘國家則

抑正順而褒篡奪述風俗則矜荒裔而陋華夏鄧粲湘

州曲學亦有心典謨文心雕龍蕭子雲弱冠便畱心傳著梁書

本傳臧榮緒雖無逸才亦足彌綸一代南齊書本傳褚淵淵啟太祖云法

盛中興荒拙少氣王隱徐廣淪溺罕華劉祥撰宋書敘錄歷說諸晉史

道古堂文集卷之二 制科卷

四

云沈約故造奇說謝靈運虛張高論道鸞不揆淺才好

出奇語大抵為晉學者王檀尤劣皆本史通唐貞觀中以前

後史十有八家未能盡善詔房喬與中書侍郎褚遂良

再加撰次乃據臧榮緒書增損之喬奏取太子左庶子

許敬宗中書舍人來濟著作郎陸元仕劉子翼前雍州

刺史令狐德棻太子舍人李義府薛元超起居郎上官

儀等八人分功撰錄著作佐郎敬播等四人考正類例

太史令李淳風深明星厯所修天文律厯五行三志最

可觀採以宣武紀陸機王羲之傳論上所自為故曰制

旨總題御撰自是言晉史者皆棄舊本競從新撰者焉

舊唐書云房喬字元齡新唐書云房元齡字喬宰相世系表又訛作房喬松此史文之不同也然史官多是文咏之士好採短部小書詭謬碎事如曹干二氏紀孫檀二陽秋皆不之取其中美事遺畧甚多又所評論遠棄史班近宗徐庾競爲綺艷不求篤實史通所謂飾彼輕薄之句編爲史傳之文無異加粉黛於壯夫服綺紈於高士矣自南北分疆而史官各矜所習島夷索虜互相詆刺是非不衷於一李延壽預修六代之史館中墜稿仍存於宋見徐爰沈約裴子野本於齊見沈約吳均本於梁見何之元劉璠本於陳見顧野王傳緯陸瓊本於

魏見魏澹本於後齊見王劭李德林本於周見柳虬牛宏本於隋見王劭本故其所採多於本書矧八書自梁陳周隋而外多闕畧不全宋到彥之齊桂陽王鑠傳魏孝靜紀皇后傳神元平文昭成諸帝子孫明元六王太武五王景穆十二王諸傳後齊文襄紀茹茹公主彭樂等傳若非兩史於何得其行事然好述妖異謠讖詼嘲小事不無繁猥又敘事過簡刊落本書語多割裂至若天文五行之變異州郡之建置禮樂之損益職官輿服之因革經籍之存亡散在宋齊魏隋諸志者宜總爲一而乃僅存紀傳不求典故實迹是所短也故喜之者或

歎爲佳史溫公而非之者竟詆爲小說朱子實當並存不可

偏廢如以十史重複別思有以更定之夾漈通志荆川

左編可謂簡而該矣究不得絀出別爲一史溫公修通

鑑六朝之事一以委之劉道原敘致既簡徵引尤博事

多十史所未備如陳文帝鴨羹餉軍彭樂芒山之戰之類惜其限於編年不

可析爲紀傳苟能取是數者之長以益李氏之所短別

爲糾繆數卷則庶無遺憾矣隋書之志不以隋爲限斷

何也貞觀初有詔遣令狐德棻岑文本撰周史孔穎達

許敬宗撰隋史姚思廉撰梁陳史李百藥撰後齊史至

十年尚書左僕射房元齡侍中魏徵上梁陳齊周隋五

道古堂文集卷之二 制科卷

六

代史紀傳并目錄凡二百五十二卷詔藏秘閣惟有十

志斷爲三十卷尋擬續奏未有其文又詔左僕射于志

寧太史令李淳風著作郎韋安仁符璽郎李延壽同撰

其先撰史人惟令狐德棻重預其事南補梁陳北補齊

周最爲該備至高宗永徽七年太尉長孫無忌進奏俗

呼爲五代史志其篇第雖編入隋書其實別行故也以

舊唐書爲短者林駟晁公武也以新唐書爲短者劉罷

之唐庚也舊書不出一手或一事而兩見淮安王神通論功房元齡

與神通傳兩見賈明觀事魏少遊路嗣恭或一文而兩

傳兩見山棚事李師道呂元膺傳兩見載宇文歆諫獵表巢王元吉李綱傳兩載劉子元太子從臣乘馬著衣冠議楊炯冕服議本傳及輿服志兩

載蔣又諫張茂宗尙公或一人而兩傳楊朝或一言而

主疏又傳茂宗傳兩載朱敬則傳與三從兄同居財產無異句一傳

前後錯出復見李光弼傳前云臨陣擒其大將徐瑨玉

李秦授周摯又云生擒安太清周摯楊希文等送於闕

下李正已傳希逸母卽懷玉姑也又云節度使侯希逸

卽其外或兩人而彼此回護裴泊李吉甫牛僧以陽城

之直諫而入隱逸以張易之昌宗之佞幸而附張行成

以薛懷義之淫亂而入外戚以孔穎達司馬才章王恭

馬嘉運之說經而不入儒林劉敦儒宜入孝友而在忠

義傳庾敬休請於歸州置巡院勾當收管諸色錢物送

省竟得列於忠義大抵順宗以前其事較詳宣宗以後

其事多畧宋嘉祐重修歐陽修爲紀志宋祁爲列傳范

鎮王疇宋敏求呂夏卿劉義叟皆著作之才同預編纂

廢舊傳六十有一增傳三百三十有一志三表四文省

事增然歐公學春秋每務褒貶子京尙小學刻意文章

用字僻澀文彩太過譙孝寧評其失韓子中辨其惑吳

續糾其繆有以哉亭林顧氏嘗謂當兼二書刻之爲二

十二史如宋魏諸國旣各有書而復有南史北史是其

例也宋開寶中宰相薛居正監修梁唐晉漢周五代之

史多至一百五十卷歐陽修以其繁猥失實重加修定

有因舊史所改者梁嘗更戊曰武舊史悉復爲戊張文

禮爲王鎔養子號王德明舊史書張

文有仍舊史所闕者梁主友貞改名瑱劉鄩討張守進

禮唐莊宗立高祖已下四廟及奉冊

母曹氏爲皇太后愍帝之唐李嗣源有補舊史所無者克潞州晉

奏謚上册皆失其月日歲時遣使契丹周世宗下三關瓦橋益津以建州及見淤口關上置寨舊史皆不書褒貶義例仰

師春秋國史稱其以繼班固劉向而人不足以爲過乃其

著論是非往往不公梁爲唐之篡臣王彥章實濟其惡

而列於忠義元行欽不屈於唐明宗烏震不降於張文

禮而獨冒不韙之名至其書皇伯敬儒以正晉出帝卽

位之非是猶沿濮議之誤也惜乎新史行而舊史久廢

官私所藏無從收拾在官者散見於永樂大典一書在

私者海內更無副本惟姚江黃氏有之而已蕩爲煨燼

矣宋史過繁約之則其事不完嘉定歸有光祥符王惟儉揭陽王洙蒲田柯維

道古堂文集卷之二 制科卷

騏臨川湯顯祖新建徐世溥皆事編削迄無善本遼史過畧徵之則其文不足

契丹國志松漠紀聞數書而外文獻不足金源世凡三變天會皇統之間一

變大定明昌之間一變南遷而後又一變前多憑於實

錄後乃質之野史論世者欲定其優劣難矣元史其史

之最下者乎閭巷之所述編之乎史册而不更董搏霄傳自名

董老案牘之所陳措之於文章而不易日知錄云河渠志言耿參政阿

里尙書祭祀志言田司徒郝參政皆案牘中之稱謂也重見錯出繁蕪特甚雖有

解縉之正誤許浩之弼違胡粹中之續編莫能救也豈

非迫於速就之故哉編年之法肇始竹書左氏其粹也

荀袁紀東西漢之始終吳曾類南北朝之征伐而司馬

氏之通鑑功最爲大集衆手而成歷十九年之久觀大目錄知年經國緯之昭晰觀修書帖知抉摘校計之精詳觀考異知舊史小說之同異公自謂平生精力萃於此書殆非誣也朱子因溫公舉要胡文定公舉要歷補遺兩書別爲綱目表歲以首年而因年以著統大書以提要而分注以備言凡例既定付門人訥齋趙氏接續成之訥齋屬筆尙欠詳謹間有脫誤失其本意朱子蓋欲更定而未暇也其後遂昌尹起莘作發明祁門汪克寬作考異望江王幼學作集說上虞徐昭文作考證武進陳濟作集說正誤建安馮智舒作質實永新劉友益

作書法皆不免於迂陋洵乎紀載之難也補溫公之闕者金履祥王宗沐薛應旂也拾朱子之遺者陳桎商輅南軒也以云通知其意則可若以論著作之大則瞠乎後矣統而論之隋志正史六十七部唐志正史雜史七十五家宋志亦不下八十餘人或紀一朝或兼前代工拙旣分是非互異梁武通史事備而例疎王通元經義嚴而詞短蘇轍古史掘腐遷之曰科李燾長編煩史館之編審事如積薪理同懸鑑非能明於得失孰能平愛憎以評其優劣乎我

皇上兢業承天稽古出治延攬著作之才以備承明之

選臣胸無一得才乏三長承
制下問敬以宿所研習者爲我
皇上覲縷一陳焉

道古堂文集卷之二

制科卷

十

道古堂文集卷之三

仁和 杭世駿 大宗撰

頌

省試河清海晏頌

有序

自古帝王之興類皆有休嘉之協應醴泉朱草黃龍赤雁之屬見於載紀者倦編而剞筆或未免爲史臣侈大之辭若夫河海之大或源或委其蹟實而有據難可塗飾自漢以來禹貢九河之故道旣湮塞不可復韓牧王橫之策稍近迂濶至唐宇文融欲循舊迹以開溝洫後施之亦罔有成效一石之水載泥八斗其淤濁乃其性

道古堂文集卷之三

頌

一

海則包絡九有洪濤瀾汗萬里無際前代多設重鎮藉以爲控扼外蕃之地漢之樓船隋之總管宋元之舟師水軍制防綦慎然猶數煩調發不能折筮而使我皇上臨御以來澤被八紘恩敷四隩太和元氣洋溢於宙合景星卿雲之炳耀鳳皇麒麟之來遊嘉禾瑞繭之貢珍旣足以昭

盛世之瑞應晉鄭宋衛之郊當大河之口宣房瓠子前代屢塞屢決

特發帑金固堤刷岸免斯民於魚鼈河神效靈水清見底者千里若一瀕河氓庶踴躍鼓抃稱歎爲曠古所未

觀蓋將以昭

聖人溥博之符而海外臣隸之國若占城日本大小琉
球瓜哇滿刺伽奉冠帶頌正朔者凡數百處聞

中國有至人不昭懋德地不愛寶咸喁喁然抗首躋足
思托幘宇梯山航海罔憚遼遠四譯之館至不能容

聖天子嘉愍其誠煦嫗而覆育之王會之篇職貢之圖
藏諸象胥者遽數不能終物猗歟休哉稱極盛矣小臣
謹拜手稽首而獻頌曰

芒芒禹迹畫爲九州河爲帶控海亦襟喉備極宣洩聿
彰懷柔於億萬載莫不克由河性善徙厥土則濁量水

道古堂文集卷之三

頌

二

一石泥旋滿斛縛菱下捷視此堤束瓠子雖塞未解洄
復海王百谷吞納大瀛夷途針路哨守置兵颶颶噴薄
洶泐赭頰乾端坤倪顯豁畢呈我

皇紀歷川后率職遠從昆侖近自徒鬲上下天光曠馳
晃碧銀潢倒流千里淵澈海波汪洋濺德普則宜穿胸駢
趾黑齒黃皮竇喙睃貝各有所持來獻

天子遠致慕思

皇帝慶衍瑞應遙見坤珍厚謚鏡宇寧晏浩浩洋洋羣
動舞抃梯航匪遙詎止革面乃開明堂肆觀羣后秩望
禋宗河先海後六服肅共萬里奔走小臣對揚敢拜稽

首

聖主躬耕藉田頌 有序

臣聞道民之路在於務本務本之要職於重農藉田者
聖王所由敬崇宗廟社稷之粢盛而以農事勸民事也
書益稷之謨曰烝民乃粒萬邦作乂周思文之頌曰立
我烝民莫匪爾極載考傳記尤稱博矣

皇上體祁姚之德勤后稷之功立中和以視農辨上下
以合禮乾隆三年二月辛亥

親帥王公大臣以下藉於千畝之甸告虔事也爾乃句
芒效職盛德在木巽風融洩解雨霖霖土膏動矣青壇

道日堂文集卷之三

頌

三

嶽立翠幕雲心遐阡繩直方罫棋互井壘正矣掌舍設
栢甸師清畿司徒具徒太常授儀典文洽矣倉庚于飛
杏華屬野葱惓在軛蒼龍先馬時物備矣

皇上撫御耦以三推咨保介以終畝三事九司咸共舉
趾于耜佐

天子成禮焉抑臣聞之訪國美者稽舊史考方載者在
往牒臣嘗驗之隆古虞周之盛咎繇作歌召伯矢音非
徒侈一朝之盛美亦將使大君之德昭然耳目而自昔
泰始躬藉亦有辭賦元嘉親耕厥著簡冊矧我

皇上道隆君極念切民理茲大典舉行宜有高文鉅辭

潤色鴻業垂之萬世永永無極臣伏揣固陋謹於動容
發音之下效康衢之謠敬獻

丹宸用備采擇辭曰

於皇

清廟奕燿蕭燼曾孫孝享明德維馨亦有嘉薦神倉高
廩于豆于登實粟實穎明昭

上帝俾大而昌百室盈止自天降康思樂春郊

君子是蹕榮暢協風祥暉麗日爰區九穀爰召三農儲
駕屨左物有其容其容孔嘉祁祁喬喬有坻有櫛有芬
有苾迺咏大田乃載鉉鉞雨我公田遂及我私畇畇南

道古堂文集卷之三

頌

四

畝我

后履之駢駢氓作我

后喜之匪惟履之汜濩澤之匪惟喜之尚飲食之我日

斯斯我物具訢實屢豐年用荅

后勤德之勤矣下民之主歲之屢矣

上天之祐欽哉欽哉咨爾九扈

聖主臨雍禮成頌

有序

皇帝御極之三年歲在著雍月維脩寓

詔有事於太學先期下所司各庀職以上考國程稟經
義用丕集於禮甚盛典也於是日官吉蠲禮官具儀大

胥簡徒司樂授器事將屆

皇帝蒞於齋宮三日齋廼陳

法駕詣辟雍躬釋奠大臣陪位小臣就列六軍七校旣
匡旣肅禮成

上御夔倫之堂進師儒等官敷闡經術諭以迪教育材
之法于時生徒萬人園橋瞻企咸稽首願化仰奉

聖天子盛德作人至意臣以史官得與觀聽親望

休光良用忭悅退乃研精竭誠欲以微詞導揚美善采
惟禱昧實懼且慙謹按古學之制書傳可見自五帝始
其曰成均蓋以成養人之性情而均一之也亦越有虞

道古堂文集卷之三

頌

五

厥名曰庠夏商迭興各建名義姬氏受籙兼用四學設
教之方於斯爲備漢唐宋元迄於明代時際泰運莫不
攷古樹儀數典具物我

朝

列聖肇一區夏大啟學流文德錫極

世宗憲皇帝丕承前烈茂典有加稽古崇儒重道之風
興行右文之治從未有如

國家之盛者也

皇上以生知之哲紹執中之傳典謨總於一心聲教訖
於四海國有嘉禮次第舉行茲乃

親臨學官修明大紀煌煌焉秩秩焉備哉燦爛真神明
之式也臣嘗載觀詩傳如於論鼓鐘鎬京辟雖諸什咸
登於咏歌宣之金石一時所傳千古咨誦今乃幸際
昌期預觀明備敢以淺鄙妄擬發攄然自臣子近光之
願下士鳧藻之情誠有不容自弇者謹獻頌一篇拜手
稽首以聞頌曰

天生烝民有物有則克綏惟后曰攸好德戢戢有衆其
羣千億翼翼秀良萃此王國王國所儲下士所謂禮容
樂服稱是令譽若彼良畝惟勤蓄畬若彼純璞琢爲珩
琚珩琚鏘鏘多士濟濟我

道古堂文集卷之三

頌

六

皇顧之嘉樂豈弟迺詔太常迺命司絜青陽之吉式昭
典禮典禮戒備

皇帝攸行物瑞雲炤神勰氣昌玉振金聲而道大光前
聖後聖合德一堂堂皇業業上棟下宇銀榜環林重檐
夾廡犧尊青黃冠裳黻黼樹羽崇牙象簡鼉鼓乃考鼉
鼓列辟左右敷席振策奉璋贊卣槐蔭成行棫樸薪樗
凡此羣材悉爲

帝有

帝有恩言如春斯暄

帝有恩植如卉斯蕃陳詩論藝勿告勿諛鼉誦夕居曰

惟

帝恩明明

列祖教澤孔湔

皇王善述野無伏賢儒風浹宇文思啟天百物熙皞展
唐虞年勗哉多士敬修厥詣或德而材或道而藝庶幾
大成以承

帝筮小臣矢音用告世世

道古堂文集卷之四

仁和 杭世駿 大宗 撰

序一

林氏周易經傳集解序

慈谿楊氏福清林氏兩家之易皆爲朱子所不與黃中
既與論易不合乃肆爲詆譎攻訐陷於鄭丙陳賈者流
晚節之失儒者病之遂并其所論著莫或齒及夫論易
不合之故學者鮮能指數惟朱子一嘗言其於卦體多
倒迕而說而吳興陳氏因張喙以助其瀾而林氏之學
世若羣指爲旁門邪說者之不可與於經術之列嗚呼

道古堂文集卷之四

序

一

是何不察其本末也黃中廷論和議攬權數大事皆足
以振南渡廟堂辱守之習其於易解時一證明其說於
震之六五云剛不至於犯難柔不至於畏人雖九四之
強暴莫能加焉此象之所謂可以爲祭主者也於益之
六二云惟龜筮之无違天人之咸助而能永保其貞斯
人臣之吉矣於蹇之象云蹇難之時有聖人者出而靖
之必先立於无難之地以受天下之歸然後可以紓天
下之難其宏議碩畫可以敷陳者類皆若此又謂石介
因聖德頌以斥死遠方爲壯於前趾往不勝之咎漢明
德馬后引進同列保護章帝爲歸妹女之終援古證今

辭達而理暢固非後儒之捃拾擗擗者可得比矣書在
淳熙十二年表進時方以直寶文閣主管荆湖南路安
撫司公事初名爻象序雜指解繼謂爻象二字不可以
該三聖先設卦畫次繫象辭之意卽序雜二字亦未能
槩舉象繫辭文言說卦之分乃依先所撰進春秋經
傳集解之例改今名中間辨王弼之非指陸希聲之繆
疑冕以道商瞿易傳之僞大旨明白粹美頗於經窟有
鐵槌三折之勤奈何以一眚之失因并其全書廢之夫
黃中之學生前屢膺御筆之褒歿後爲勉齋曲致推獎
則史之所謂論易不合者特聖人畫卦之大旨文句意
義之間固未嘗不渙然而冰釋也

尙書後案序

兩漢儒林各有師承守家法者兢兢不敢踰尺寸未有
兼綜六藝博學而詳說之者北海鄭氏生於微言旣絕
之後獨能窺尋四代之制度虞夏商周之傳伏生述之
鄭氏能言之也箋詩注禮具有成書春秋則箴膏肓發
墨守起廢疾顯然與何休爲難者散見於賈孔羣經義
疏中唐初猶未亡也易則唐李鼎祚集之於前宋王氏
應麟裒之於後尙書一經世宗僞孔安國傳鄭氏之注
滅沒於散亡之後遂無有起而表章之者是鄭氏諸經

不亡而尚書獨闕也光祿卿王君西莊當世之能爲鄭學者也戚然憂之鑽研羣籍爬羅剔抉凡一言一字之出於鄭者悉甄而錄之勒成數萬言使世知有鄭氏之注并使世知有鄭氏之學而未已也馬融鄭所師也馬之言鄭不盡從也存馬之說知鄭之不墨守家法也王肅難鄭者也六天喪服難禮者疊出於書未數數然也參王之說存鄭之諍友也孔傳後出疑在魏晉之間孔嘗竊鄭非鄭襲孔也疏之與傳若禰之繼祖而亦間出鄭注則孔穎達亦鄭之功臣也爲鄭學當尊鄭氏尊鄭氏則此四家者皆當退而處後準諸魯兼四等附庸之例別黑白而定一尊此西莊論撰之微意也其曰後案何也以經證經而經明以四家證鄭而鄭益明許慎臚五經異義而終之以謹案案之所由昉也其曰後何也前乎此者鄭能弼馬融之違後乎此者王肅不能匡鄭氏之失鄭注確而可循若春秋之決事比若老吏之已成事言成於此而案立於彼雖有異說可以增波助瀾不得喧客奪主西莊爲之推衍焉由釋焉講去其非而趨是則已矣昔馬昭未嘗親受業鄭門張融去鄭益遠堅持其說以枝拄王學西莊生又後於二人其曰後案其以是哉余性識闇劣讀經而不能疑疑經而不能斷

卒業西莊之書昭若發矇姑以緇衣一篇插齒牙於五十九篇之中可乎古者策用漆書久則剝蝕說命爲兌命者言蝕而兌存故曰兌命也尹誥爲尹吉者言蝕而告存告又蝕其上故曰尹吉也君牙在昔上帝周田觀文王之德割以蝕不全而訛爲周申蝕其上下而爲田勸蝕其左而訛爲觀此猶以偏旁剝蝕而致異同其讀法則鄭有勝於孔者君牙夏暑雨小民惟曰怨資冬祈寒小民亦惟曰怨孔以資爲咨鄭解資爲至屬下讀以字義論怨爲憤恨咨爲嗟歎怨深而咨淺怨重而咨輕人情先咨而後成怨未有怨而以咨繼之者以措辭論

上辭曰惟怨下辭曰亦惟怨上下相應立言之體書言雖古雖拙不應聲牙若是是皆孔穎達所未嘗采也魏華父謂緇衣公孫尼所作尼爲七十子之徒縱使傳爲孔安國真本亦已後一二百年而何忽不加察也間嘗論儒術有顯晦而鄭學爲尤甚一顯於孫小同之輯鄭志張逸趙商孫皓吳模之問崇精之答當時著述之精蘊已發露無遺剩所謂禮堂寫定傳諸其人此其時也旋晦於王肅之難旋顯於馬昭之申再顯於貞觀之定從祀再晦於嘉靖張孚敬之罷從祀京山郝敬解九經拾王肅之牙後也吾師淳安方氏葵如輯鄭氏之言爲

拾瀋吳郡惠氏棟輯鄭注尙書是皆爲鄭學者也而其書不顯於世緜緜延遞顯遞晦西莊負振古之才際經術昌明之會竭卅年之精力紹絕學於二千載之上可不謂獨立不懼踵賈孔諸儒而遞興者乎鄙人於鄭學無能爲役慶鄭氏之有傳人而又慶西莊之傳鄭氏此書非余序而誰敘歟惜方惠二氏之不及見反袂拭面有餘慟焉

洪範解序

天數五而其極至九而止以皇極爲中合四方則爲五加以四隅則爲九猶後魏時議明堂者或言五室或言

九室其實一也天有陰陽而水火金木土生焉緜汨陳之而彝倫斃禹錫九疇而攸叙疇之次一曰五行則已該八疇之全體漢興劉向父子許商皆以五行傳洪範而究其極爲孽爲眚爲疢爲祥肯其於攸叙攸斃之旨深切著明矣然猶未別其方位也班固述之以爲河圖雜書相爲經緯八卦九章相爲表裏二語遂開後世圖學之漸紛紜膠葛不可究詰康節之學本於希夷以河圖爲十雜書爲九劉牧之學原於范諤昌亦出於希夷則又以圖九書十立解馳繆不足信明矣圖本於易易以對待爲體自天一以至地十五位相得而各有合治

歷明時以至則壤成賦以一始者必以十終書亦本於
易易又以流行爲用畫地則曰九州治水則曰九川封
建則曰九服墾田則曰九井所以濟十之窮圖爲書之
體書爲圖之用不信然乎演洪範者始於五九其五則
爲四十五而言五十五者繆也猶畫卦者始於八極於
六十四推而放之至於三百八十四至於萬有一千五
百二十而萬物之數終此以河圖爲十之明效也知河
圖之爲偶則知雜書之必用奇其理同而用各異卽範
中所陳六十五字其目有九逐句詮之皆以奇立體五
行五事五紀三德庶徵奇也五福奇六極偶合之則仍
奇也惟八政爲偶而以皇極臨之則偶之中仍有奇也
雜書以九爲數劉歆所謂經緯表裏之說洞若觀火而
何異說之紛紜不定哉此直異端之逞其私智不但於
書不合於圖亦不合也烏程張明經拜颺葭牆縮屋研
精經說經說中多異同之論而洪範爲尤甚講去其非
而趨是則辯之宜亟也拜颺洪範解一書爲論者凡三
十有五畫圖者凡二十有二先儒之說之可從者引之
以伸已說先儒之圖之可疑者闡之以正其訛純粹精
也明辨晳也以大傳數言爲不易之旨此拜颺之本志
也夫禹錫九疇而後更千餘年而箕子明其義又千餘

年而向歆父子條其災異然猶止於五行五事也孔安國鄭康成釋其文然止於章句訓故也又千餘年而邵康節蔡元定始發其蘊然止於圖學也子朱子易學啟蒙乃盡挾圖書之秘籥而一洗從前支離蔓衍之習而範疇之理始彰明較著於天下拜颺生七百餘年之後卓然私淑於子朱子而暢其所欲言可不謂獨立不懼之士乎拜颺昔嘗以文謁余於家居別去十年而聞其死又十餘年而其弟雄度以其書來乞序余老而耄忘拜颺之所稱者十曾不記其一二遇故物而得新知益我多矣輒引而伸之以爲其序拜颺不作孰能匡其失乎其是與非在雄度慎擇之而已

毛詩叶韻序

漢以前無反切之學鄭康成注三禮但曰讀如相人偶之相不借縛之縛而已許叔重作說文諧兩字之聲以定一字之音而已孫叔然始爲反切同時高貴鄉公誤周易音仍不解反語叔然不見用也夾漈鄭氏謂出於西域婆羅門何承天生於永明之初讀華嶽之華胡化反承天恐其驚俗宋時諳斯道者承天一人而已齊梁以後反切盛行字韻之書紛出隋開皇初陸法言撰切韻五卷本乎四聲紐以雙聲疊韻音定而字亦定子朱

子用吳才老之說以叶毛詩庠覺所取則也余所獻疑者有二孔氏仲達云詩有上二句爲韻而下單句不必趁韻者謂之勝句蓋詩有咏歎之淫泆之以此法讀麟趾三章首章趾子爲韻二章定姓爲韻三章角族爲韻麟兮句不必叶也又以此法讀騶虞二章首章葭芑爲韻末句騶虞之虞叶牙二章蓬縱爲韻末句騶虞之虞叶紅一虞字而兩叶與麟兮之例戾矣以此法讀褰裳二章讀權輿二章末句狂童之狂也且吁嗟乎不承權輿則勝句也不叶是矣椒聊二章末二句采芾三章末四句同卽此例也黃鳥章凡三韻棘息特爲韻穴慄爲韻人身爲韻彼蒼者天非韻不必叶也車與華同在麻韻車音居始自吳之韋昭古無有居音也穠矣唐棣之華王姬之車證之則有女同車章首二句爲一韻下四句爲一韻下章行與英爲一韻下四句爲一韻蓋一章二韻也叶車與華而就裾都叶行與英而就鏘忘殊爲未協陸法言云吳楚則時傷輕淺吾儕生長南方馱舌之音誠所不免少而受學至白首而音仍不諦况窮鄉僻壤無先識遠慮之士可與諮問者乎昌化胡君敏求知反切之不易明陰陽清濁重輕子母與夫啞喉啞喉開口閉口齊齒撮口之不易審與夫開承轉縱合之五

聲坪爲細聲烹爲粗聲兵爲發聲坪爲送聲之不易辨
與夫翻切音紐標射諸法之不易尋取子朱子所嘗叶
者易反切爲一字洞若觀火師以是教弟子以是敦苦
心樸學所以嘉惠後來者至矣自赤水踵吾門而乞序
余爲改定數章不欲其爲子朱子佞臣也其騶虞作賸
句讀鄉先輩毛氏馳黃已先得我心不敢沒其實也敏
求將刊以問世余獨更有告者坊刻塾刻類皆出于陋
儒之校勘而詩尤甚穠矣之穠秩秩之秩從衣不從禾
此猶偏旁點畫之誤也家伯維宰今竟訛作冢宰宰卽
春秋宰咺宰孔之宰宰夫也上不與卿士類下不與膳
夫內史趣馬類義理全失疑誤後學不小矣敏求將悉
改正焉村塾之師毋驚怪而不安庶古學可復而習俗
不至難移是書之有功于世豈曰小補哉

毛詩原志序

詩何以言原志也原詩人之志也詩者志之所之小序
之言也小序之出於子夏與不出於子夏吾未敢妄定
也其言爲毛傳所據依是秦火所未焚出於漢世無疑
夫立乎千百年以上習俗之所傳聞大師之所授受上
邇成周止千年耳又歷千年中間城郭變移人民遷播
東西周之風會已渺在天上而欲更以後世之意見懸

揣前人之性情說愈繁而事愈不合此小序之不可廢也歸安慎子端揆讀詩先考形勢知申息爲南北門戶甫許與申國唇齒故申地在所必守而甫許亦當並戍知封謝爲鎮南土城齊爲鎮東方命韓侯爲鎮北貊皆宣王振興擘畫所以安內而攘外者又謂讀詩當詳經制及德業盛大之實際辟雍泮宮學校造士之規模也載芟良耜井田重農之體製也瞻彼洛矣見一時軍政之肅軍攻見一時朝會之嚴出車枳杜見撫軍士之情六月采芑見制夷狄之策皇矣篤公劉見創業之艱難作豐宅鎬見建都之形勝此皆經國之大猷也於思齊

抑戒見聖學精微之極致於物則民彝見聖德神功之大端此則德業之最盛者諸如此論皆貫全詩以推求作詩者之志志明而詩之旨洞若觀火矣又謂詩當論世鄭譜不可不遵也詩在何王之世某公某侯之時時世定而憂愉欣戚自見而勸懲刺誡亦見以此求之與序皆合而無鑿空臆斷之病允矣乎其爲原志也然非端揆自執一見也善言詩者莫如孟軻氏軻之言有二一曰以意逆志一曰知其人論其世端揆以論世而定詩復以逆志而知人孔門可與言詩者有二遊於孟氏之門者有三高子也公都子也孟軻子也言皆見於毛

傳千百載之後有端揆出而參錯其間孟氏之門有四
矣由是而深究子夏之旨由是而折中於孔子傳詩嫡
冢不在是乎或謂集傳不可違背端揆自說詩原非與
集傳立異鄭康成之箋箋毛傳也而其言時時與毛傳
異習毛者未嘗廢鄭也端揆欲爲子朱子之諍臣而不
肯爲子朱子之面友度亦子朱子之所深許其有功於
小序則馬貴與范逸齋諸人已有開其先者矣

春秋闡義序

余少時嘗爲公羊之學或日或不日或書地或不書地

糾繞煩碎竊疑聖人褒貶之微指必不在是旣讀董遇

之所訾與夫杜預之言其失而又於釋例見其端遂壹

意於左氏然猶樂其文繁理富而已歸安慎子告我曰

公穀理悖而事謨左氏理得而事明嘗歎以爲知言旣

而出其春秋要義相質句櫛字比尙仍王崑繩魏叔子

文士之結習於聖人竊取之義未合余弗善也別後又

二十年慎子之闡義成旁羅衆說擇善而從舉鄭衆劉

實以下二十九家之例悉掃而空之而後宣尼之心事

如青天白日懸象著明於天下其爲義也精矣其說曰

世言春秋不合於聖人之旨者有三聖人以忠恕爲心

凡刻深之論如法吏深文以苛致其罪者非也聖人以

易簡處事凡紛紜瑣碎與一切穿鑿之說非也聖人以中爲本以權爲用凡拘於凡例與一切用後世淺見以測聖筆之子奪者非也知此三非虛心玩索一以左氏爲斷求之於義而不求之於例義同則辭同非由乎例之合義異則辭異亦不必曲徇乎例之變隨事各異以著其情蓋例之一定者易知而情之難明者多晦原情以各明其歸趣左氏一書之大指盡是而慎子一書之大指亦盡是已或謂韓愈氏言春秋謹嚴左氏浮誇余謂左氏之文浮誇其義不浮誇也如以文王崑繩魏叔子輩嘵嘵可以置喙如以義挾聖之精慎子不儼然經

學中一大師哉

道言堂文集卷之四

序

三

禮例序

王荆公詆春秋爲斷爛朝報余謂春秋之斷爛在月與日而二百四十二年之事未嘗闕也禮經經秦火漢開獻書之路而不盡出今所存者不止於斷爛而已補之以三春秋傳而不足補之以春秋外傳而不足又補之以管荀諸子及西漢諸儒所說者而仍不足所謂存什一於千百也士禮一十七篇豈盡士禮哉大射則天子之禮也聘燕則諸侯之禮也公食則大夫之禮也大事莫重于祭而天子諸侯無祭禮王事莫重于大饗大饗

有七而其禮久亡士有喪禮而諸侯以上無喪禮天子諸侯有覲聘而征伐無行師用兵之禮舉其大端其爲斷爛也多矣况起居服食之末節乎鄭衆劉實撰春秋例余以爲春秋可以無例而禮則非例不能貫也例何所取吾於孔賈二疏中刺取之例立於此凡鄭之註士禮與鄭之註周禮者可參觀而得也例彰于彼凡士禮之所不註與周禮之所不註者孔與賈自默會而明也深於禮者病禮之斷爛而思補其闕承學之士又病禮之繁富而不得其門余特以例爲之階梯而有志者卽以津逮禮無不歸之例而天下亦無難治之經編葺旣竟爲承學導之先路禮堂寫定傳諸其人余猶斯志也

續禮記集說序

余成童後始從先師沈似裴先生受禮經知有陳澹不知有衛湜也又十年始得交鄭太史筠谷筠谷贈以衛氏集說窮日夜觀之采葺雖廣大約章句訓詁之學爲多卓然敢與古人抗論者惟陸農師一人而已通籍後與修三禮館吏以禮記中學記樂記喪大記玉藻諸篇相屬條例旣定所取資者則衛氏之書也京師經學之書絕少從永樂大典中有關於三禮者悉皆錄出二禮吾不得寓目禮記則肄業及之禮記外傳一書唐人成

伯璵所撰海宇藏書家未之有也然止於標列名目如
郊社封禪之類開葉文康禮經會元之先較量長樂陳
氏禮書則長樂心精而辭綺矣他無不經見之書至元
人之經疑迂緩庸腐無一語可以入經解而大典中至
有數千篇益信經窟中可以樹一幟者之難也明年奉
兩師相命詣文淵閣搜檢遺書惟宋刻陳氏禮書差爲
完善餘皆殘闕無可取攜珠林玉府之藏至是亦稍得
其崖畧已在衛氏後者宋儒莫如黃東發日抄中諸經
皆本先儒東發無特解也元儒莫如吳草廬纂言變亂
篇次妄分名目乃經學之駢枝非鄭孔之正嫡也廣陵
宋氏有意駁經京山郝氏居心難鄭姑存其說爲迂儒
化拘墟之見而不能除文吏刻深之習宋元以後千喙
雷同得一岸然自露頭角者如空谷之足音嗟然喜矣
國朝文教覃敷安溪高安兩元老潛心三禮高安尤爲
傑出纂言中所附解者非草廬所能頡頏館中同事編
香者丹陽姜孝廉上均宜興任宗丞啟運仁和吳通守
廷華皆有撰述悉取而備錄之賢于勝國諸儒遠矣書
成比于衛氏減三分之一不施論斷仍衛例也

四書考異序

前載稱漢儒各習其師所傳音讀既殊字形亦異余嘗

習聞其說而疑之三傳之有異同在漢以前齊楚之語不相合也元成以上祇易詩書三經而已光武中興十四博士已立學士各叙其師說當不宜別有異同至熹平中蔡邕堂谿典等既已刊定六經刻石太學門外後儒晚學咸來取正是西漢時容有異同迄於桓靈不當復有鉏鋸也然許慎生於其時說文所引與今所傳迥異卽其所引石經亦且兩岐其說不可解者一也洪氏隸釋所載諸碑皆後漢時人他經不復具論姑舉論語數條鄉黨恂恂劉修碑作遜遜祝睦碑又以為遜遜有耻且格費氏碑以為且格鑽之彌堅嚴發碑以為鑄堅涅而不淄費鳳碑以為泥而不滓此等異字若在石經未立以前不知其何人傳授若在石經既立之後則後儒晚學仍未取正不可解者又其一也然猶曰漢去今遠沿及六朝范奕魏收姚思廉之徒皆生經學大明之日同文同軌較若黑白間引論語孟子往往與何晏集解趙岐章指之書不合或者行文取巧不必拘定原文然亦何苦必求異於前人而故驚俗眼不可解者又其一也吾友翟灝晴江氏窮經矻矻九變復貫以四書爲童而誦習之書窮巷掘門之士不知此外更有何事刺取一聖三賢之錯見於他書者數千百條爲四書考異

而欲以余爲警衆之丁寧徇路之木鐸過而請序余以爲此非晴江氏之創例也我
皇上重刊經史命詞苑諸臣條其別見者作爲考異附於諸卷之後嘉惠承學之士厚矣所以震聳而驚瞶者至矣固陵毛奇齡撰仲氏易以異文標於每卦之後義興任啟運與修三禮取淮南等書之異於月令者附見本文之下開晴江氏之先者大有人也近奉

諭旨改麀角解爲麀角理解精確萬世遵循晴江氏應運而興於經苑中旁見側出推波助瀾自隋王劭唐陸德明而外未見有其匹矣余老嬾頹廢貧筭儉腹無以

益吾晴江也姑以注疏古本較今坊塾板行之本畧一引伸可乎論語自何晏而後晉人解經往往與晏異趨衛瓘讀必有忠信如邱者句而以焉字屬下句如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之例子所不者纒肇以不爲否屈孔安國以齋必有明衣屬上爲一章以席不正不坐屬下鄉人飲酒爲一章愚謂齋爲子之所慎應以齋必變食二句合上爲一章食體而錫至末爲一章中庸素隱子朱子據漢志改素爲索左史倚相能讀八索九邱徐邈以八索爲八素素與索字相近其來已久華嶽之華讀胡化反何承天恐其驚俗則自晉宋以前人皆作如字

讀也孟子有攸不爲臣古本爲作唯北人爲唯爲一音而義各別卽子朱子亦以不爲臣解之其誤不知始自何人也萬章曰一鄉皆稱原人焉趙岐章指云萬子萬章也子者男子之美稱則章明係子字之訛史記云退而與高第弟子萬章公孫丑之徒論疑問答則記之者必萬章之門人尊其師故不名也注疏爲頒行之書世所傳家塾之本又皆家弦戶誦錯出不齊如此二三十年來載籍棼如而欲其無少牴牾此必不能之事晴江此書之作得已哉大學古本子朱子據二程夫子之說重分章句兼補其闕明儒羅汝芳歸有光及

本朝李文貞公皆不從其言其是非非一二言可了暇日與晴江氏劇辨之

四書誅茅序

余治經垂四十年蓋嘗上下千古深惟諸儒用意之所存不但其時地確然可劃卽其淺深曲折之間默而尋之亦渙然各不相屬約觀其變大畧有三可悉而數也論語討源於王肅虞翻而何晏集其成在晉則衛瓘樂肇孫綽諸人爲大師學庸詮義於鄭康成而皇侃熊安生承其流戴顓之傳梁武帝之講疏又其專門也孟子經趙岐定其章指而又續注於劉熙綦母邃核其要兩

端盡之名物而已矣訓故而已矣其高者以虛元標清言之旨其次者以敘述決章句之歸求其心性之微獨有所契蓋歷千五百餘年而一聖三賢之精意榛芳於支辭蔓說者嗚呼亦已久矣有宋中葉河南兩程夫子出取學庸於戴記別孟子於儒家而後四子之書炳若日月之照臨於下亘若雲漢之昭回於天譬諸闢草萊夷荒穢伐山通道顯然導天下以大中至正之途則子程子之功爲大子程子既沒高第弟子游定夫楊中立喻子才諸人推衍其師說而終未暢暨乎南渡南軒沈酣於集解東萊論說於麗澤象山詳辨於鹿洞西山陳善於經筵道大昌矣而子朱子橫翔捷出於其間發羣言之覆抉百氏之精搜釋融洽峯然聳聖德於三代之表由其道則爲純儒戾其說則爲雜學譬諸掃秕糠豁蒙翳廓清摧陷確然返人心於平康正直之極則子朱子之功爲大子朱子既沒勉齋揚其波雙峯沿其流語溪助其瀾凌遲迄於近代一變而爲經疑再變而爲帖括矜式管見之學揣摩徧於場屋蒙存淺達之書講論喧於庠覺置一喙於聖賢道德之林空疏無據而欲躋程朱而奪其席者徧宙合而皆是矣然則茅塞之說非塞其心也是塞程朱之言也是塞孔曾孟之言也南海

李宅心先生閔然憂之沈潛反覆於或問精義其有合也則疏通以證明之仰而思之而不得其解則旁引曲喻以蘄得乎聖賢之旨而後已其致力專而用心苦當吾世而有茅塞其心者乎讀宅心之書而有不豁然開明者寡矣則雖謂宅心功不在朱子下可也余來粵中開講舍於粵秀山下日以經學勉多士時時取宅心之書以資誦說而宅心顧獨祈余一言以序其書宅心其以余爲知言乎其以余爲不茅塞其心乎余固不得以不能辭也遂書向之所得者以復於宅心宅心謂何如也

韓氏經說序

說經者自孔子始於易曰說卦自言吾說夏禮繼此則孟軻氏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謂得之秦燔詩書易以下筮獨存故漢初有古五子之說漢武表章六經諸儒皆守其師說其說或數萬言或多至數十萬言許叔重撰五經異義引古尚書說大小歐陽夏侯氏說韓詩說春秋說公羊說古廷說皆是物也匡說詩解人頤衡所說者齊詩也秦延君說堯典二字至二萬言說亦蔓矣於經無當也鄭康成師馬融於鄭志中恒引先師之說箋詩引公都子孟仲子之說於儀禮引

舊說注周禮引杜子春鄭司農鄭大夫之說所據者禮
器制度而已名物象數而已其爲說也較易至其注大
學中庸支離蒙晦幾不知心性爲何物逮有宋而河南
兩程夫子出人生而靜天之性則以爲人生而靜以上
不容說德產之致也精微而其說至數百言而不止新
安子朱子出宰我問鬼神之名反覆辨難而其理始明
故說經者人各異說斷以程朱而其說始定蕭山韓子
南有生於西河毛氏之鄉而性好說經不肯拾毛氏之
唾餘虛心玩索實事求是歲月積而其說至曼衍而不
可窮竟中庸言慎獨大學言誠意前聖所未發賈馬鄭

王所不能詮者也南有折中於程朱佐之以公孫龍之
奧衍馭之以莊周之汗漫卓然成一家之言是於經術
中特爲其難者也西河氏旣沒度無可與是正者宿春
涉江乞余一序余何知哉知賈馬鄭王之得失而不能
辨濂洛關閩之淺深知名物象數之根歷而不能究天
人理欲之幾微一不得當恐貽天下通經學古之儒之
口實其有所疑亦還以質之南有而已序其作書之意
推其立說之原不啻齒牙不樹頤頤領此區區善於藏拙
之私心也

